

崛嵎登高赏秋红

梁建军

周六，儿子儿媳回家探望，提议周日同去崛嵎山登高赏红叶。我正有此意，当即欣然应允，只可惜妻子脚痛，未能同行。

周日清晨，秋高气爽，晴空万里，正是出游的好时节。8点刚过，我们便驾车向崛嵎山出发。驶离城区，滨河东路上的秋意愈发浓烈：灌木丛缀满嫣红，银杏树披裹金辉，国槐的绿叶间杂着黄叶，在秋风中簌簌飘零。一路前行，窗外的秋景目不暇接，城外的秋色，终究比城里来得更早、更浓烈些。

半小时车程后，我们抵达崛嵎山下。儿子约的几位同学也陆续赶到，与年轻人相伴同行，仿佛年轻了好几岁。山下阳光正好，秋风和煦，漫山的生机与暖意，正是登山郊游的绝佳时机。没走多远，一块巨石巍然矗立，“崛嵎山”三个遒劲的红字醒目耀眼，从这里，便正式踏上了登山之旅。

我上一次来崛嵎山，还是十几年前单位组织的踏青春游。秋日登高赏红叶，倒是头一回，心中满是期待——既想饱览秋日胜景，也想借机挑战一下自己年届七旬的体能。

抬眼望去，山峦层叠起伏，林木郁郁葱葱，宛如一片翻卷的茫茫林海。我们踏上石阶山路，两侧密密匝匝的灌木簇拥着石阶，蜿蜒向上延伸。起初，我还能跟上年轻人的步伐，大步跨上陡峭的石阶，只觉精力尚可。可没走多远，脚步便渐渐沉重，与他们拉开了距离。儿子察觉到我的迟缓，立刻转身折返，快步迎上前来，牵起

我的手陪我前行。掌心传来的暖意与力量，让我顿觉轻松了许多，仿佛有了坚实的依靠。

行至约三分之一处，双腿像灌了铅一般，抬步都变得艰难。儿子见我举步维艰，便拉着我驻足休息。望着眼前熟悉的山路，不禁想起十多年前，我还能走在队伍最前列，如今却这般吃力，真是岁月不饶人。

抵达半山腰，趁着休息的间隙，我放眼环视四周。山的北坡，层林尽染，漫山红叶如翻滚的红色波涛，令人心旷神怡；南坡上，山峦层层叠叠，勾勒出自然的褶皱，红、黄、绿三色树叶交织错落，宛如烂漫山花铺满山野，赏心悦目。这般胜景，丝毫不逊于春日繁华，难怪“崛嵎红叶”能跻身古晋阳八景之列。

攀登途中，累了便停下小憩片刻，顺带欣赏山间的秋日美景。约莫1小时后，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。山顶上，舍利宝塔巍然矗立，气势恢宏。凭栏远眺，山下一片稻田金黄璀璨，旁边的水塘波光粼粼，映照出蓝天与山色。一列货运火车如巨龙般缓缓透迤向南，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；二电厂的烟囱升起袅袅白烟，为城市输送着光和热；远处高楼林立，鳞次栉比，一派繁华的都市景象尽收眼底。

站在山巅，漫山红叶如火如荼，城市风光秀美如画，眼前的景致美不胜收。此前登山的疲惫与乏累，早已在这壮阔的景色中消散无踪，只余下满心的舒畅与惬意。

老物件

家有两口腌菜缸

成石 文/图

我家至今收藏着两个腌菜缸，都是那种水缸似的腌菜缸。老伴见了总念叨：“这俩缸常年不用，占地儿，扔了吧。”可我一直舍不得。这两个腌菜缸一个是母亲腌酸菜用的，一个是父亲腌辣疙瘩用的，它们是旧时光里冬春餐桌的见证，更是父母留给我的一个念想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太原市，没有大棚户。每逢冬季来临，家里除了买点白菜、萝卜，就是腌酸菜和咸菜。因为白菜、萝卜吃不了几个月就没有了，那过年后的春荒时期，只能吃酸菜和咸菜了。

母亲是平遥人，腌酸菜是她的拿手绝活。父亲是山东人，每年都腌家乡的辣疙瘩，也就是山西人说的芥疙瘩。每年秋天，家里买回芥菜，母亲用芥菜叶子腌制酸菜，父亲用摘去叶子后的芥菜疙瘩腌制辣疙瘩。父母亲真有意思，一人腌制平遥风味，一人坚守山东味道，丰富了我那时候的饭食。

有一年，父亲说，“咱们换着腌菜吧，我腌酸菜，你腌辣疙瘩，咱们比一比，看谁腌得好。”母亲撇撇嘴说：“芥疙瘩咸菜好腌，俺平遥的酸菜可不好腌，腌不好就酸臭了。”父亲也说：“俺山东的辣疙瘩也有窍门，你不一定能腌出辣味。”

那一年秋天，父母亲就这样轮换腌菜“岗位”，母亲腌辣疙瘩，父亲腌酸菜，而且还不传授腌菜技巧，全靠往年的观察与经验。但是，腌菜还真有一套小窍门，父亲有一套腌辣疙瘩的方法，母亲也有腌酸菜的小窍门，但他们互不传授做法与经验，那腌制的菜就大相径庭了。结果，父亲腌制的酸菜一个月后便泛起了白沫，炒



下的酸菜有股腐酸味，不能吃了，一缸酸菜也只能倒了。父亲感慨地说：“嘿，平遥酸菜就是不好腌，俺服了。”母亲却说：“就你逞能，把一缸酸菜都臭了，春天别吃菜了。”父亲究其原因，母亲说：“手没洗干净，沾了脏东西。”父亲说：“那天我洗手了呀！”母亲瞅了父亲一眼说：“没洗干净。”

其实，母亲也没说出个缘由，腌菜全凭平时积累的经验，而且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。母亲腌的辣疙瘩也能吃了，可端上桌只有咸味，没有辣味。母亲满脸诧异，父亲却得意地说：“你以为辣疙瘩好腌吗？这里头藏着好多秘诀呢！”母亲追着问窍门，还许诺要把腌酸菜的本事教给他。父亲这才揭秘：“腌辣疙瘩得撒五香粉，再倒点白酒提味，你没放这些，自然不辣。”

到了第二年秋天，老两口又换岗腌菜，只是这一次，他们不再藏私，反倒互相传授窍门，耐心指点。那缸酸菜酸香醇正，辣疙瘩也辣味十足，都是地道的好滋味。

如今父母亲早已远去，可这两口腌菜缸还在。这哪里是普通的腌菜缸，分明是盛满亲情的念想，我要好好守着，守着这份永远放不下的牵挂。



用镜头图解古建

高玉平 文/图

退休后，我终于开启了期盼已久的旅行。起初不过是“上车睡觉，下车拍照”的俗套模式，即便定格了景点风光，被问及照片背景时仍一无所知，常因张冠李戴闹笑话。

去年春天的北京故宫之行，彻底改写了我的旅行轨迹。太和门的庄严、三大殿的恢宏、红墙黄瓦的璀璨与角楼飞檐的精巧，深深震撼了我。可一整天盲拍后回放照片，除了红墙黄瓦，我对那些精美的建筑构件竟叫不出一个名字。这份遗憾让我对中国古建筑燃起浓厚兴趣。于是，我便有了一个想法，旅行时把拍摄的古建照片拿来图解中国古建筑构件，既拍了美片，也学到了好多古建知识，让古建拍摄变得内容丰富也更有意义，同时也让旅游不再是“到此一游”。

从此，旅游成了我的移动课堂。我购置古建读本，借助百度、AI钻研知识，从屋顶等级学起，接着去认识古建筑的各个构件：如屋顶构件、木构架构件、装饰性构件、台基地面和彩画纹样等。为了认识和记住这些构件，每次旅游前，我要先做攻略，通过查阅资料熟悉景区的古建筑，把不懂的专业生词记下来，然后从百度上找到对应的图片，加深外形轮廓印象。到了景区凭着记忆寻找这些古建构件拍摄。回来再一一对应。有时为了拍一张对应的照片我会几次去一个景点，最后把拍的照片和记下来的古建筑词汇编辑在一起变成文字，用亲手拍的照片解读难懂的古建名称。

前有攻略，中有拍摄，后有写作的学习方法让我认识和记住了很多中国古建筑构件。经过一年积累，我完成了《我用影像来图解中国古建筑100个构件名称》，以图文对照的通俗形式发布在美篇，吸引上万读者关注。在旅行中，我不仅学习中国古建筑知识，也不断学习摄影技巧。古建拍摄与其他题材拍摄有不同特点，需要边学边拍边掌握。比如，古建拍摄相对其他题材拍摄，更强调形式美。对称构图、对角线构图、引导线构图运用比较多。对光线与细节的控制更需要精致。自然光的利用，变焦镜头捕捉建筑构件工艺细节，这些元素是其他题材所稀缺的文化载体。

对学到的古建知识、拍摄知识和拍摄实践，每次旅游后我都会总结，发布在美篇上，与朋友分享。一方面充实自己，触发拍摄兴趣，另一方面也是在感受东方美学和建筑力学的完美结合，用影像宣传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神韵和魅力。从去年春天到现在，一年多创作100余篇古建文章，仅山西就探访拍摄了100余座古建筑，不少读者被吸引，专程前来领略古建之美。

城市化进程中，许多古建筑正悄然消逝。我愿以影像为媒，为这些文化瑰宝留存永恒档案，让更多人看见古建之美、聆听其历史故事，让每一场旅行都充满深层意义。